



2013年7月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夏恩瑜
微时刊用

2001年8月30日，狂潮 停在世界公路的最高点 西藏界山大坂，飘舞着经幡下的石碑上书：海拔6700米。

记者·行者

——与瑞安日报同行20年的回忆

■记者 金锦藩

记不清是谁说过：自从你第一次被抛入生活之海，你的船连一分钟都没有静止过。刹那，我明白了什么是白驹过隙。因为弹指间，我的船已在瑞安日报航行过20年。

如烟往事在这一刻被筛选，历历在目的是作为记者奔波在路上的三次，共12个月的采访旅行。

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5月5日，我骑上市体育局赞助的自行车，直奔香港。途经福建、广东，一路骑行，一路采访沿途的瑞安人和各地迎回归盛况，报社开了一个专栏名为 单骑走香港，千里迎回归。6月26日进入香港，至7月2日离开，在维多利亚港两岸奔跑了一个星期，以至脚趾磨出血泡。但有幸亲眼目睹末代总督彭定康黯然伤神离开总督府，穿裙子的英国士兵在英皇后广场的凄风苦雨中最后一次降落米字旗，以及与数十万全世界的来宾一起，目睹会展中心、维多利亚港回归之夜烟花灿烂的空前盛况。

记得，当时浙江媒体进入香港采访的还有浙江青年报和温州日报的两位记者，我们一起去拜访新华社香港分社。我一路带着一张自己制作的香港地图，上面签满了1997个名字，接见我们的李福明主任说，你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并欣然签上他的名字。

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签名的香港地图，偶然翻出来看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至于上面是否刚好1997个名字，还真没数过，其实数也数不清，至少这是个美好的愿望吧。

单骑香港之后，朋友送给我一个昵称 千里君。有趣的是常会遇到一个提问：你真的是单骑骑车过去吗？

两个月骑行2000公里，很悠然自得，没什么艰苦。而对于这个提问，我则想有一天开车去，看还有什么值得怀疑呢！

这便是2001年的独行西部。我刚拿到驾驶证不到半年，开了一辆叫做 狂潮的北京吉普，一路狂行西部十二省（市）6个月，行程31000公里。报社开了一个专栏叫做 西部万里行，一路采写西部大开发的见闻、瑞安人在西部的创业与奉献、西部的少数民族风情以及西部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等等。

毫无疑问，这才是艰难的行程。但艰难之处并不在探访西藏双湖无人区，以及穿越孔繁森为之献身的阿里地区海拔4300米之上的莽莽高原，而是不知隐藏在何处的死亡杀手。而我的运气极好，纷纷避过死神的锋芒。

最危险的一次，是 狂潮 没有刹车与喇叭，在西藏无人区逼近那曲

一个拐弯的山道，迎面碰上一辆大货车，就在与之即将 亲密 碰撞的刹那，我猛打方向开上大约70度倾斜的山坡，自然 狂潮 翻车了，但只翻了一半，对面的大货车停了下来，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鬼使神差刚刚抵住我翻了一半的 狂潮，竟毫发无损，如此运气，犹如神助！

那一年，我36岁，青春正在消逝，但同仁华小波为之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青春不变的名字叫大侠》，我便荣幸有了一个 大侠 的雅号。而记住这次行程的还有位老先生叫何克识，他是瑞安日报忠实的老读者，也时常为文史副刊写稿。不久前，他煞费苦心编了一个用瑞安方言演唱的 百岁歌，一人一岁为之歌，居然编入了我的这次行程：金锦藩36岁采访十二省（市）西部兜一圈。不胜荣幸并深感惭愧，因为编入他 百岁歌 的均是名震一方的英雄豪杰。

采访旅行，或者反过来说旅行采访，成了我无比钟情的一种方式，好像上了瘾，欲罢不能。至少这次独行西部，不会再有人怀疑我的 狂潮 不是开过去的了。但这种怀疑竟然还是有道理，这也是我的经历。

因为我2007年又开车作了一次4个月 独行欧洲 的旅行采访，在途经欧洲18国，到过北角（地球陆地的最北端）、罗卡角（欧洲陆地的最西端）、直布罗陀海峡（欧洲陆地的最南端）之后，因为没有足够的签证，前面无路可去，原路返回已没有时间也无趣得很，于是我便乘飞机回到上海，让我一路驱车38000公里的 坐骑 我命名它为 波音号 的，坐船从巴塞罗那回到了上海。

在报社二十年，回想起来还是这三次的旅行采访效率最高，在路上12个月，写作40万文字，出版《独行西部》与《独行欧洲》两本姊妹书。

一生之中有这么一年，我的肉体与灵魂都在路上，已为幸甚。记者，也是行者，这是瑞安日报记者这个职业带给我的一切，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仍然会义无反顾。

记者，据全球统计，其平均寿命不到46岁，每年都有大批的敬业者，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为之献身。

记者·行者，假若有墓志铭，这就是我的选择。

《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先生墓志铭上写着：活过、爱过、写过。因《挪威的森林》名声雀起的村上春树说，假若有我的墓志铭，我愿意这样写：作家兼跑者这个去年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仅排名莫言之后的家伙，居然跑过26场马拉松比赛。看得出来，他很为自己的跑步自豪。我当然无法望这些大家之背项，但假若，将来有我的墓志铭，并允许自己选择的话，我还要在司汤达的墓志铭后面加上：走过、看过。但好像太过啰嗦，不如就学村上春树这样写着：记者兼行者。

透过时光看瑞安

记者 林晓

我进报社五六年，与瑞安人文的感情最深。自2009年4月份本报改版推出人文版后，我便围着本地相关的文化，兜兜转转地做起了文章。

尽管此前我们知道，瑞安的深宅大院里曾经出过许多名门望族，其青山秀水间发生过许多尘封已久不为外人所知的传奇。但是，随着《探访瑞安名胜古迹》、《走近瑞安十大历史名人》两大系列报道采写过程的深入，其山水的秀丽、名人的佚闻散文、叶茂根深 的族居关系等凸现出瑞安文化的老底蕴，还是大大地超出了当初的想象。

采访中，我比较注意对历史的考证与文化的探究。凭着自己长了一张厚脸皮，周旋于各种雅人与俗人之间。记得当年的《探访瑞安名胜古迹》系列文章只出过9篇，但还是给许多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热心读者打来电话与我们探讨问题，系列文章结束后，他们还称 没看够，这也给当初的人文版打了一剂强心针。

趁热打铁，2009年11月至2010年3月，我们推出《探访瑞安神秘地方》、《走进瑞安古村落》两大系列报道。尘封的历史、散落的典故、遗失的记忆，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蒙尘多年，被一粒粒捡拾并串了起来。

此中，我们注意瑞安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在采访中，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各方人士都成了穿针引线人，通常在采访一个主题时，挖出来好几个新主题，大家都各尽所能地帮助我们。《探访瑞安神秘地方》、《走进瑞安古村落》两大系列报道就在大家的增砖添瓦中，成了精神建筑。

我们当初对人文报道的定位，不是孤芳自赏的书斋文学，而是要贴近时

代、贴近生活，与广大读者共忧乐、同呼吸，写出瑞安人文精神的真情实感。

2010年4月，距人文版开版不到两年的时间，栏目有了一群固定的读者群。他们年纪偏大，关注瑞安历史、地理，喜欢阅读具有一定风格和内容贴近本地生活的文章。我们投读者所好，对尘封的往事、名人的故居等作了相应的采访，推出《瑞安文化老人》和《瑞安书家》两大系列。

那时候，采访过程都得与文化老人呆在一起，经常有老同志到报社找我，还打同事的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同事朋友间给我起了个外号，就叫做文化老人。

随着读者文化水平、品鉴鉴赏力的普遍提高，特别是在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文化瑞安的同时，人文版应有大文化意识，站在广义文化的角度，宣传瑞安深厚的文化资源和现状。由此在去年，我们策划推出以母亲河飞云江为题的《飞云江人文系列》报道。透过自然，了解内容丰富的云江往事，了解我们世代生活的精神脉络。

其实，关于瑞安地域文化系列的后续，我们还有许多打算。比如：瑞安方言俚语、古籍中记录的瑞安、客居瑞安的历史名人、瑞安瓯窑文化、瑞安歌舞乐器历史等报道都可以适时推出。多姿多彩的本地历史、典故、人文、风情，无疑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在工商业发达的瑞安，在经济转型的社会中，我们将坚持关注瑞安地域文化、传承瑞安人文精神，继续推出人文历史与时代脉搏、社会需求相连结的报道，以飨读者。

初出茅庐成长记

■见习记者 陈乐茹

我是瑞安日报社的一名新兵，学习新闻专业4年，正式踏上新闻岗位300来天。这些天，从应届毕业生到社会新鲜人，报社成为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新人们一个绝佳的锻炼平台，记者二字在我面前也逐渐立体起来。

去年6月，告别了大学这座象牙塔，我和千千万万名应届毕业生一起踏入社会。进入报社第一关，就是要打擂台。三个月时间，正值盛夏酷暑，我们5个人每天都要卯足劲儿找选题，做采访。一时间，报社302室成为我们的作战根据地。

不过，打擂台也给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作为一名新手，我们总是容易犯粗心大意的毛病。不是把职位弄错了，就是对文字把握不严谨，总有那么一些小问题、小漏洞留在稿件中。当然，你也会因此得到编辑的电话轰炸：这里是不是有点问题？这条街名是这么写的？确定吗？顿时，我貌似得了电话恐惧综合症，电话一响，准是又有问题了！

电话接得多了，越发不好意思起来，便决心好好治治自己这粗枝大叶的毛病。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高三学生有改错本，咱新手记者也该有改错本。一旦发现错误了，我就赶紧打开手机里的备忘录，把它一一记下来，时不时有空翻阅一下，作为警示。渐渐地，这备忘录上写的条目少了，错误也越来越少。

当一名记者，每天几乎都是新鲜的，但又充满挑战，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得打擂台时，我曾经为了追踪一个窞井盖的来源打了十几个电话，还是找不到窞井盖的归属，便只好放弃。没想到，其他媒体找到了窞井盖的负责单位，并敦促进行了修复。这件事让我汗颜，任何芝麻绿

豆小事，都是有必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

近一年的时间，让我逐渐习惯记者的生活：风餐露宿、终日奔波是记者的生活特色，加班加点、通宵达旦是记者的经常性工作。只要有新闻的地方，我们24小时待命。犹记得四川芦山地震发生时，正值周六休息时间。由于要抢时间联系在瑞的四川籍新居民，我赶紧联系市新居民服务管理局有关人员，连夜拿来资料，第二天去报社加班，赶在周一刊登第一手报道。看着自己的报道转变为报纸上的一个个铅字时，心中充盈着满足。

在瑞安日报社记者部，我这名怀揣新闻理想的毕业生真正感受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对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当中，有采访前的紧张不安，提问时的语无伦次，找不到新闻线索的困惑担忧。

不管怎样，未来的路还很长，而我们永远在路上。



瑞安日报复刊20周年纪念特刊